

安危倚杖 手足相關

林琦珍 1945年毅社

1944年6月3日因粵北臨危，日軍迫近韶關，培聯中學提早放暑假。我與兩位女同學從坪石乘小舟沿武水上游向西行，穿過湖南省南端，復入廣東省西北角的星子，棲身於星子某校內約一星期，再繼續向西行至連縣。時聞培聯有可能在廣西八步開課。於是一群同學乘公共汽車跨過廣東省界進入廣西省抵八步（賀縣）。不料培聯開課的訊息要取決於粵北戰況的好壞。我在八步沒有能力租地方住，當時幸得譚連德收留，便與秀姍、洗碧如洗敬強姊弟、駱紹恩結伴，沿賀江南下，投奔開建，住了月餘，總算有個固定地址，讓我在重慶的昶哥郵匯三萬元接濟我。

眼看九月開課期已近。若培聯不復課，也得趕快去重慶求學。秀姍有位姊姊在重慶。遂相依為命，再去八步。沒抵達方知虛行一次。失望之餘，迫著西行。兩位男同學 -- 梁育賢、馮耀輝亦願同行。四人取水路到梧州，繼續沿西江向四川省進發。當時逃難的人如潮湧，很難找到交通工具。我們擁進一客滿的艇中。我和秀姍唯有在船頭露宿，顧不得浪濺霧打，晚上蒙被過頭便睡。次日駛近梧州時，迎面來了許多大小不等的艇戶，他們都大呼：“日軍快要入城了！回頭呀！回頭呀！”我們的艇主便把艇停泊在最近的小埠倒水。是時艇客們驚惶失措。我亦方寸大亂。乘客中有我們的同學周昭仁、周超仰兩兄弟和他們的世交蘇君偉講師（以後簡稱蘇師）、蘇月嫦兩兄妹，老表李希文，李xx 兩兄弟，他們六人圍坐議計，決定避過梧州，由倒水步行去籐縣，希望早日軍一步，乘西江船向上游的桂平進發。因蘇師有位頗有交情的同事莫紹武先生曾邀請他去莫家避亂。我們四人在旁豎耳靜聽。當時周昭仁問我們作何打算時，我們懇求他們援助。蘇師有感同是天涯淪落人，也就答應共同進退。

步行到籐縣，已是日映西斜。時江心停泊了一艘內河船，據說是最後一次到籐縣的航程，不再依常規買票登船。祇要有本領找到駁艇，擠上船便是乘客。此時我們七個壯丁，夾著三個女流，拖著腳踵起泡的雙腿和越覺沈重的行李，擁上小駁艇，再跌跌撞撞地爬上船去。

來到桂平，以為從此脫離虎口。我們在江邊租了一艘艇，安放好行李，上岸覓食。但見街上全是挑夫，乞丐和貧苦大眾。查詢後，才知道凡有能力離境的人家都遠走高飛。蘇師立即去油麻鄉大中村找莫紹武先生安排我們十個人的住宿，真僥倖！莫家肯全部收留我們。翌日，我們拔隊投奔莫家。

1944年10月9日吃過中飯，正想午睡。蘇師下令叫大家收拾行李，準備逃亡。說敵人已到勒竹，距此村僅廿一里。我認為可能又是虛報，梁育賢剛從油麻墟買了牛肉回來，大家就興致勃勃地煮牛肉茶。下午三時許剛飲完牛肉茶，馮耀輝從外跑進來，叫大家快取行李逃難。頓時屋內一片凌亂。欲起行，但又捨不得煲裡快要熟的飯。因為經驗告訴我們，逃難時常常要挨飢抵餓的。當值的廚師於是馬上加火，大家吃飽，還把從墟上買回來的蛋，吃的吃，袋的袋，正想出門，天下大雨，祇有耐心等待天晴。

待雨過天青，已是日映西斜的時候。我身穿一套黑衫褲，頭戴草帽，一手拿糧食包，一手提籐籃，內放衣服，電筒和葯；肩上背著個布囊，內放一塊蓆，一張氈，一個蚊帳；夾在牽牛趕豬的鄉民中，沿著泥濘的阡陌，狼狽地向山丘地帶跑。儘管我心意想快，但雙腿似乎不受支配，肩和背上的重壓也越來越大，跑到一間土地神的小屋旁，我無力支持下去，坐在石上喘息。一個鄉民急步劃過我身旁時對我說：“還不快走？我在田間時望見敵人已入佔村屋，人數約二百餘。若他們剛才掃機關槍，相信逃亡者無一生還。”被他一嚇，不知從那裡來的氣力，我兩手提起行囊，直往前衝。這股內勁，可惜很短暫。到了斜坡，我變得有如蝸牛，祇能蹣跚地往上爬。

是夜月黑風高。十個失魂落魄者在一個禿山頭圍坐下來。雖然朦朧間意識到身旁的幾座土堆可能是山墳，但也不顧一切，互相靠背而睡，無奈衣單不耐五更寒，醒來睜眼環視，感懷眼前情境，一股辛酸淚不禁奪眶而出。

1944年12月24日我在香港聖保羅女書院的同學兼老友許煥全來了羅定，我是知道的。今天與秀珊、月嫦按址去找她，久別重逢，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歡欣之狀更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煥全和他的兩位姊姊，都勸我留在羅定繼續讀書。至於生活費用，許家負責借給我。祇要重慶通匯，遲早還是不成問題的。我被她們的真誠說服了，決定和秀珊留下。由煥全介紹入長城中學讀高中三年級。總計由六月起逃亡至今，足足有半年之久。

永遠懷念高振東學兄

劉芷芳 1945年毅社

高振東是我們毅社的大哥，我們都稱他東兄。他對人友善謙虛，十分關心同學，大力支持級社活動，深得同學們的愛戴。

想當年我被選為毅社社長，為同學服務是光榮的。由於同學們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東兄及嫂夫人在經濟上的支援，使各樣工作都順利進行，也得到較好的效果。

在紀念離校50週年活動時，大家決定造紀念章，但怕容易生鏽。我提出將紀念章全部鍍金，價錢雖貴，但東兄同意要全部承擔費用。最後我們又改用了以一條圓柱形的雲石，上面裝上精緻的小手錶，費用也很貴，但東兄也全部承擔一切費用。同學們也很感謝他。

東兄和嫂夫人也很關心同學，在慶祝離校50週年活動時，有些同學來自四鄉，有個別從北京專程來穗參加聚會。後來東兄和嫂夫人送上幾千元作旅費的補償。這體貼別人的心意，十分難得。

這一切雖事隔多年，但仍經常在我腦海中浮現，其影歷歷，如在目前！可惜東兄已離開我們，但他的高尚品德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都存在我們的心中。我渴望有一天能到溫哥華東兄的墓前致意，並祝他在天國永遠快樂。

童年的回憶

梅剛銳 (1953 誠社)

近日我的老友電郵給我說人到老年有許多徵兆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來，就如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有時會問自己，究竟我來這裡要甚麼？相反地在老遠早時發生的事卻記得清清楚楚。我願藉此與眾分享我童年的回憶，所發生一切的事及遭遇，我要如詩人大衛所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詩篇103篇”。我可將這些回憶分為七個時期，每期所遭遇及發生的事都有神的恩典同在與帶領。

(一) 幼兒時期從高處跌下蒙神醫治

我幼兒時期所居住的房屋，是父親梅國芳牧師於1926至1933年在三藩市第一華人浸信會牧會期間匯錢回中國所建之洋房。它位於廣州東山培正中學後門之山河東街至今還在。是一座二層樓石屎屋，樓梯也是鋼筋水泥所建，是直上直落式。母親對我說有一天我坐在樓梯口，唱着孩兒歌，不知何故就從二樓直滾下去，當場放聲大哭，卻沒有眼淚。此後日夜不時放聲大哭，使家人煩擾不安。於是父母帶我去見教會會友中的西醫黃少甫醫生、鄺盤石醫生及葉培初醫生。他們的答覆都是一樣，說藥物是無法醫好他，因腦部受了震盪打擊，只有神醫好他吧。過了三個月，感謝神！祂聽了禱告，果然醫好了我無故放聲大哭叫，從此不再煩擾我的家人。

(二) 神帶領避過塌屋之災

1937年七七瀘溝橋事變後，日軍入侵中國。父親認為廣州遲早會被日軍侵佔，於是舉家向北搬遷，包括祖父母，目的地是外公歐陽進寬傳道之家(他是昔日十八位培正創辦人之)。論到祖母，她是清朝時秀才獨生女，年少時就堅決拒絕纏足。她父母說女子若不纏足將來沒有人娶你的。感謝主，她的堅決意志，卻成為日後逃難時保全她性命的幫助，因她仍有一雙健全的腳可以跑路。在這裡居住了一段時間廣州就淪陷了。這期間有一不幸的事發生，七哥梅剛雄，他是美國出生的，因吃了西瓜就染上了傷寒症(Typhoid disease)發高燒。當地無醫療設備，更無治療藥物。外公提議將他搬往屋前的禮拜堂內靜養，父母日夜陪伴他。過了不多日一個清晨他就與我們離別，被主接去。當天下午我們辦完喪事後回家用膳的時候，忽然聽到隆聲巨響，原來屋前禮拜堂屋頂塌下，若不是神奇妙的安排和帶領，我家會有多人葬身瓦礫中。雖然我們不捨得他離去，但是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唯有順服祂的帶領便蒙福。

(三) 中日兩軍交戰中蒙神保佑

過不多時，日軍果然北上進攻從化。天還未亮，父親就率領我們再向北逃，來到一鄉村，名叫大塘尾，因該處有一很大的儲水山塘。那裡鄉民說圍繞水塘的山丘有鬼魔，因山內常發生巨響。原來這響聲來自水塘山洞裡的大生魚在水中作反，因我長兄梅剛強(已故培正老師1941盤社)在一個清晨釣了一條大生魚，大水桶只容下它的一半。當時國軍一六零師團南下與日軍作戰，暫駐這村並整理開戰時必需品。開戰那一天，機關槍聲、炮聲、炸彈聲，就如昔日五零年代香港過農曆新年的炮竹聲，整天響

過不停。日軍且升起一大氣球，其下載着一瞭望員指揮地上炮手要炮轟之處。旁晚時見到橙黃色的炮彈從頭上空飛越，落在後方爆炸。日間有日軍飛機低飛偵察。有一次敵機來了，我就躲在荊棘林中，卻撞着黃蜂巢被蜂針，我可以清晰看到那飛機司側頭往下觀察。論到外公，他說年已八十多歲，不願與我們同行，要留守家園。有一天日軍在他家園中捕捉了兩大籠雞，強逼我外公挑擔，他實在太老了，擔不起來，那日軍就用擔兩籠雞的竹桿向着他腰部猛力打下去，他立時癱瘓了，伏在地上，過了不多日，他便安息在主懷。中日兩軍苦戰多時，雙方傷亡慘重。每天看到担架兵抬着死傷國軍將士回來，他們的英勇，為國犧牲，使我肅然起敬。過了不多時，日軍暫時放棄攻佔從化。這期間糧食極寶貴，有錢也買不到米，鄉民說米要留下自己用。聽說遠處有一市鎮可買到米，父母二人便前往那市鎮買米，怎知回程時遇着雷暴。我與弟弟梅剛健(1956瑩社)在家等候心切，感謝主，直至旁晚才見到他們平安回來。1941年因廣州淪陷，培正分別在粵北坪石及廣西桂林設分校，坪石分校與培道中學合併稱為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簡稱培聯中學，父親受聘為該聯合中學宗教主任及校牧，這期間姨丈鄺樂生是培正得力功臣之一，因積勞成疾，在樂昌醫院開刀割治不成功，被主接去，息了他在地上的勞苦。

(四) 迦密園甜美的生活

父親率領全家北上，目的地是坪石。校方在一個小丘山坡上為我們預備了一座屋，屋前有許多空地可種植，這是母親所喜愛的，父親將這地起名為迦密園。母親對種植很有經驗，種了許多爪菜、蕃茄，還養了兩隻豬，因有許多蔬菜可以供養它們。有些國軍將領來校探望他們的子女時，就來我家買蕃茄吃，母親就半賣半送給他們。因培聯中學沒有小學，因此我和弟弟每朝步行至坪石墟之扶輪小學上課，途中經過白沙河橋，不遠處就是白沙河與武水相匯處。坪石墟之背境就是金雞嶺，相傳清朝時洪秀全曾在此駐守。傳說金雞的咀原是尖的，因人說食在廣東，就將它的尖咀削了變成鴨咀。我曾登上此山嶺，但沒有爬上那金雞。

培聯校舍多建於山坡地，其中有些很大的鄉民祖墳，因此有時鬧鬼慌。有人早上起來發現身上多處瘀黑，他說夜裏被鬼扭。有一次在男生宿舍中，忽然有人從浴室赤身衝出來，他說有一大妖魔鬼怪，從墓中升起，原來浴室有一小窗對着一個大山墳。女生宿舍又鬧夜裏有人被啣腳指，這些事的發生，又要煩着父親來處理。這些日子中亦有一喜事發生，一天我放學回家，見餐枱上有餅食，母親說：因今天是李主任結婚。培聯中學校長趙恩賜博士常取笑父親說，梅牧師，你真是細膽，一聞日軍有些移動，就要擬定逃生路線。當長沙失守，父親就決定舉家南下。我負責牽帶愛犬(它很懂人意，是一頭獵犬，便溺時不為人所見)，及攜帶一些烹飪用具。當我將圈套加在愛犬身上時，它眼中流淚，知道逃難的時刻又來了。母親為了賣去那兩隻豬，僅僅趕上那輪火車同去曲江。

(五) 緊急逃難蒙神帶領

到了曲江我們暫住韶光孤兒院，因三姪母是負責人之一，那裡有電話，父親整夜偷聽日軍動向，他們是北上向曲江打來。清早我們即坐船渡

江向東北往東江路線逃走，半途在一村莊過夜。翌日繼續沿着崎嶇山路前進，旁晚到達始興華屋。基督教青年會在此地設一難民站，父母親全家參與救災工作，協助逃難同胞。有一對夫妻，女的在途中的茅廁產子，幸好母子平安，母親年少時讀培賢女子學校(培道女子中學前身)，畢業後讀護士，因此她有經驗護理那產婦和嬰兒。這裡的風俗很怪，男的在家看顧小孩，抽煙，打麻雀，女的要種田，斬柴，擔水等粗重工作。難民中有一家庭逃難至此地盤資用盡，唯有忍痛將他們十幾歲的女兒賣給當地土人作「新抱仔」，我還記得教她怎樣編織草鞋。母親每天煮「大鑊飯」和簡單餸菜給難民吃。有一次母親剖魚時見有許多魚卵，她留下些蒸給我們吃，不過她沒有吃。到了晚上除母親外，全家好像染上了霍亂症，吐瀉，嘔吐不停，全身無力，但母親卻無事。要休息多時體力才漸漸恢復。原來那處河裡的魚吃了河邊的花草，它們所產的卵人吃了就如染上了霍亂症一樣。故此那裡的土人從來不吃那些魚卵。每天下午我都到電報室幫手搖發電機給電收發報機用。有一天下午電報機收到難以相信的大喜訊「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們立即燒炮仗，將這喜訊傳出去。傳說培聯中學校長趙恩賜在緊張關頭下率領五百餘員生(大部份為女生)想南下往東江路線逃生，不幸在樂昌被日軍截獲，將他們押困在一大樓宇。由日軍軍醫將女同學們分為五十人一組，並從教師太太中挑選年長的作為照料「事前事後」日軍所幹「野蠻之事」。有些女同學不能容忍這莫大的羞辱，便深夜潛出投井自盡。男的每日搬運重物，後來發覺所搬的是石頭。嗚呼哀哉！戰爭是那麼殘酷，使人家散人亡！

(六) 抗戰勝利回穗(廣州)

父親一聞這喜訊，就立時收拾行裝，準備南下回廣州去。次日我們照原路返回曲江(韶關)。在那裡費了幾天等船期，就坐船往廣州，沿途經過許多艱苦，有時船夫們要在河岸用繩索拖着船逆水而行，最不幸的是在途中幾次遇着發漲的浮屍，其臭味真是難以形容。船夫們忙用竹桿將浮屍推離並放多串炮竹，他們說這樣可以辟臭及辟邪。經過這些艱苦旅程，終於回到廣州。父親受聘在興華浸信會牧會，是李濟良牧師(培正創辦人之一)所創立的教會。我和弟弟同在興華中學讀書，校長楊元勳，他曾是培正校長。關於我的愛犬，因它有愛潔淨之癖，它不能再容忍下去，當將牽帶從它身上除下，它就衝出街外去，它不知人心的險惡，從此就與它永別。

(七) 避過了解放及文革之災

1949年中共解放軍繼續南下，父親決定全家搬去香港，那時四哥梅剛強任教於培正，我與弟弟同在培正讀書直至畢業。在這就學期間，許多友人鼓勵我回祖國服務，但是神阻止了我回去。在母親家族中有一對夫妻，因擁有小小田地，就被清算鬥爭，說他們是大地主，將他們二人同吊飛機(身體倒吊)並喂以狗屎。男的在深夜時用盡全身之力，將妻子解下，囑咐她逃往廣州親戚處，他便氣絕了。唉！人心裡沒有真神之愛，罪惡之心所流露出來的惡毒是多麼的可怕，況且我是牧師之子，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回顧我童年時代，全是神的保守和帶領，故此我要說，我的心哪，你要稱謝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地址更改: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年級: _____ 社名: _____ 電郵地址: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手提電話: _____

會費(2015) \$20 : \$ 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

合共 : \$ 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五年春茗午宴

日期: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一時

地點: 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 (Hong Kong Flower Lounge)

51 Millbrae Ave., Millbrae, CA

餐費(預付): 每人三十三元

特別節目: 馬安寧醫生 (1977 傑社) 主講“美國醫療系統的蛻變”。

報名: 三月二十一日前, 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 並將填好下面個人/團體名單(或複製副本) 及支票/匯票(抬頭請寫: SFPCAA) 郵寄回:

SFPCAA,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報名先到先得, 額滿即止

2015春茗午宴報名單 年級: _____ 社名: _____ 支票總數 \$ _____

個人/社代表: 姓名(總人數): _____ Email或電話: _____

其他同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